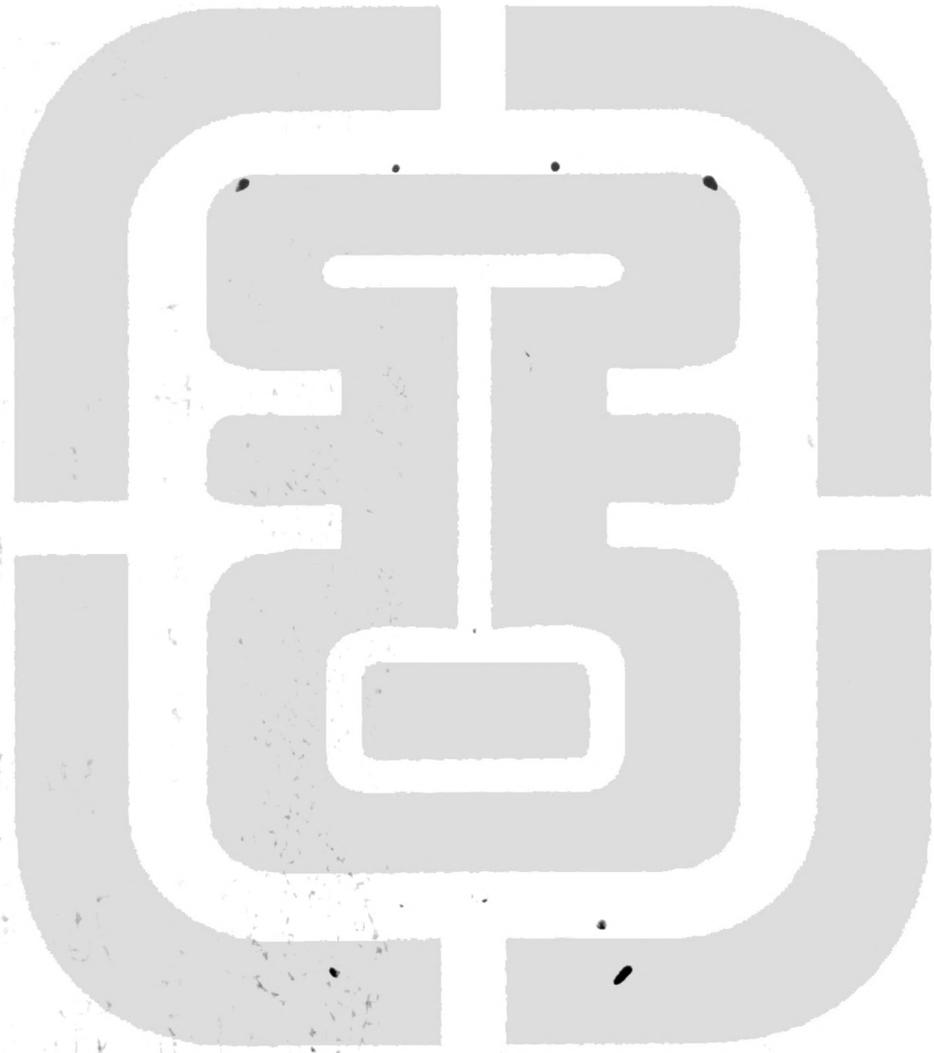


顯宗論

才二十

四百六
十

58705



阿毗達磨藏顯宗論卷第二十一

爵

尊者眾賢造

藏法師

玄奘奉

詔譯

辯業品第五之三

於何時發近事律儀頌曰

稱近事發戒 說如苾芻等

論曰起慙淨心發誠諦語自稱我是鄔波索

迦願尊憶持茲悲護念尔時乃發近事律儀

稱近事等言方發律儀故以經復說我從今

者乃至命終護生言故若離稱号但受三歸

成近事者自稱我是近事等言便為無用依

何義故說護生言別解律儀護生得故或為

救護自生命緣亦不毀犯如來禁戒諸異生

類將受律儀亦有如斯堅固意樂乃至爲救
自生命緣終不虧違所受學處如斯誓受世
現可得然有別誦言捨生者此言意說捨殺
生等略去殺等但說捨生彼雖已得近事律
儀爲令了知所應學處故復爲說離殺生等
五種戒相令識堅持如得苾芻具足戒已說
重學處令識堅持勤策亦然此亦應尔是故
近事必具律儀非受三歸即成近事頌曰
若皆具律儀 何言一分等 約能持故說
論曰此中憎嫉對法義者心不生喜復設是
難若諸近事皆具律儀何緣世尊言有四種
一能學一分二能學少分三能學多分四能

學滿分豈不由此且已證成非惟三歸即成
近事謂若別有但受三歸即成近事如是近
事非前所說四種所收應更說有第五近事
此於學處全無所學亦應說爲一近事故佛
觀近事非離律儀故契經中惟說四種雖諸
近事皆具律儀然約能持故說四種謂雖具
受五支律儀而後遇緣或便毀缺其中一
於諸學處能持一分乃至或有具持五支故
作是說能持先所受故說能學言不尔應言
受一分等故此四種但據能持然經主言約
持犯戒說一分等尚不應問況應爲答誰有
已解近事律儀必具五支而不能解於所學

處持一非餘乃至具持名一分等由彼未解
近事律儀受量少多故應請問凡有幾種鄔
波索迦能學學處答言有四鄔波索迦謂能
學一分等猶未能了復問何名能學一分乃
至廣說此全無理惟對法宗所說理中應問
答故雖知近事必具律儀而未了知隨犯二
種爲越一切爲一非餘由有此疑故應請問
諸部若有未見此文於此義中迄今猶諍若
異此者佛經數言鄔波索迦具五學處誰有
於此已善了知而復懷疑問受多少設許介
者疑問相違謂彼本疑受量多少而問有幾
能學學處答學一分等豈除本所疑故彼義

中不應問答經主於此不正尋思於諍理中
壞朋黨執翻言對法所說義中間尚不應況
應為答若闕律儀亦名近事苾芻勤策闕亦
應成然經主言何緣不許由佛教力施設不
同雖闕律儀而成近事苾芻勤策必具律儀
此率已情無經說故世尊何處說離律儀亦
成近事非苾芻等嘗聞經部有作是執亦有
無戒勤策苾芻彼執應同布刺拏等諸外道
見非佛法宗一切律儀品類等不品類非等
有三品改下中上別隨何故成頌曰
下中上隨心
論曰八衆所受別解脫律儀隨受心力成上

中下品由如是理諸阿羅漢或有成就下品
律儀然諸異生或成上品諸有歸依佛法僧
者為歸何等頌曰

歸依成佛僧

無學二種法

及涅槃擇滅

是說具三歸

論曰如本論言歸依佛者為歸何法謂若諸
法妙有現有由想等想施設言說名為佛陁
歸此能成佛無學法言謂若者即是揔標當
所說義言諸法者即是顯示無我增言妙有
言顯妙有性合現有即明現可得義或妙德
合故名妙有現有即顯是所知性想等想等
是名差別覺一切法一切種相不藉他教故

名佛陀或此圓成智等衆德自然開覺故名
佛陀或佛陀名顯彼有覺如質礙物名有質
礙或佛陀名顯彼能說已所證覺以開覺他
如婆羅門問經廣說能成佛者顯彼諸法與
佛施設爲建立因如何此中於無量法而摠
建立標一佛名如依衆多和合人上立一僧
寶一勝所歸又於衆多無漏道上立一道蘊
無有過失或先已說先說者何謂想等想施
設言說即佛相續無學法中立一佛名無別
一佛能成佛法爲是何等謂盡智等及彼眷
屬由得彼法能覺一切以彼勝故身得佛名
非色等身前後等故爲歸一佛一切佛耶理

實應言歸一切佛以諸佛道相無異故僧伽
差別略有五種一無耻僧二癡羊僧三朋黨
僧四世俗僧五勝義僧無耻僧者謂毀禁戒
而被法服補特伽羅癡羊僧者謂於三藏無
所了達補特伽羅譬如癡羊無辯說用或言
癡者顯無說法能復說羊言顯無聽法用即

顯此類補特伽羅於三藏中無聽說用朋黨
僧者謂於遊散營務鬪諍方便善巧結構朋
黨補特伽羅此三多分造非法業世俗僧者
謂善異生此能通作法非法業勝義僧者謂
學無學法及彼所依器補特伽羅此定無容
造非法業五中最勝是所歸依如讚歸依伽

他中說

此歸依最勝

此歸依最尊

必因此歸依

能解脫眾苦

於如是法補特伽羅二勝義僧中迦多衍尼
子意但以法為所歸僧故本論中作如是說
歸能成僧學無學法僧有種種謂有情久聲

聞福田及聖僧等佛於此內非聲聞僧可是
餘僧自然覺故今所歸者是聲聞僧理實通
歸諸佛弟子以諸僧道相無異故然契經說
當來有僧汝應歸者彼經但為顯示當來現
見僧寶歸依於法謂歸愛盡離滅涅槃如是
一切是煩惱斷名之差別或有謂愛味者門

轉不應棄捨故寄愛名通顯一切煩惱永盡
愛與餘煩惱同一對治故言愛盡者謂見所
斷諸愛永斷故預流者此愛盡時便自記別
諸惡趣盡謂我已盡那落迦等所言離者謂
欲界中諸所有貪多分已斷即是已薄欲界
貪義滅諸欲界諸愛全斷此地煩惱當於今
時決定無能繫縛義故言涅槃者謂色無色
諸愛永斷由此盡時諸所有苦皆永寂故此
則顯示四沙門果或此四種如其次第顯三
界愛斷及永般涅槃或愛盡者三界愛斷所
言離者除愛所餘諸煩惱斷所言滅者顯有
餘依般涅槃界言涅槃者顯無餘依般涅槃

界此中何法是所歸依能歸是何歸依何義
所歸依者謂滅諦全道諦一分除獨覺乘善
薩學位無漏功德何緣彼法非所歸依彼不
能救生死怖故謂諸獨覺不能說法教誡諸
有情今離生死怖菩薩學位不起期心故亦
無能教誡他義故彼身中學無學法不能救
護非所歸依有餘師言不和合故不顯了故
如其次第獨覺菩薩非所歸依緣彼亦生無
漏意淨故彼亦是證淨境攝此中能歸語業
爲體自立誓限爲自性故若并眷屬五蘊爲
體以能歸依所有言說由心等起非離於心
如是歸依救濟爲義他身聖法及善無爲如

何能為自身救濟以歸依彼能息無邊生死
苦輪大怖畏故三所歸依有差別者佛惟無
學法二俱非僧體貫通學與無學又佛體是
十根少分僧通十二法體非根擇滅無為非
根攝故又歸依佛謂但歸依一有為沙門果
歸依法者謂通歸依四無為沙門果歸依僧
者謂通歸依四有為沙門果及四果能趣向
又佛譬如能示導者法如安隱所趣方域僧
如同涉正道伴侶應求此等三差別因應思
何緣於餘律儀處立離非梵行為其所學惟
於近事一律儀中但制令其離欲邪行頌曰
邪行最可呵 易離得不作

論曰惟欲邪行極爲能觀此他世者其所呵責以能侵毀他妻等故感惡趣故非非梵行又欲邪行易遠離故諸在家者耽著欲故離非梵行難可受持觀彼不能長時修學故不制彼離非梵行謂無始來數習力故婬欲煩惱數起現行諸在家人隨順欲境數易和合

抑制爲難故不制彼令全遠離又諸聖者不欲邪行一切定得不作律儀經生聖者亦不行故離非梵行則不如是故於近事所受律儀但爲制立離故邪行若異此者經生有學應不能持近事性戒若諸近事後復從師要期更受離非梵行得未曾得此律儀不有餘

師說得此律儀然不由斯方成近事亦不由
此失近事名亦非先時戒不圓滿有說不得
未得律儀然獲最勝杜多功德名獲最勝遠
離法者謂能遠離婬欲法故由此若能遠離
妻室淨修梵行功不唐捐若有先時未取妻
妾普於有情類受近事律儀於後取時寧指
犯戒今非他攝故如用屬己財謂於今時以
呪術力或財理等種種方便攝彼屬己不繫
於他如何難令於彼犯戒又有別理今取彼
時於前律儀無所違犯頌曰
得律儀如誓 非摠於相續
論曰諸受欲者受近事戒如本受誓言而得律

儀本受誓云何謂離欲邪行於他所攝諸女人所起他攝想而行非法如是乃名犯欲邪行非於一切有情相續先立誓言我當於彼離非梵行而得律儀云何今時可名犯戒既如本誓而得律儀今正隨行如何名犯先取妻妾後受律儀於自妻等亦發此戒以近事等別解律儀一切有情處所得故若異此者於自妻妾非處非時非支非體亦應不犯欲邪行戒於舊所受既有犯者於新所受應有不犯故不應爲如先所難何緣於四語業道中立離虛誑語爲近事學處非立離餘離間語等亦由前說三種因故謂虛誑語最可呵

故諸在家者易遠離故一切聖者得不作故
復有別因頌曰

以開虛誑語 便越諸學處

論曰越諸學處被檢問時若開虛誑語便言
我不作因斯於戒多所違越故佛為欲令彼
堅持於一切律儀皆遮虛誑語云何令彼緣
力犯戒時尋即生慚如實自發露何緣一切
離性罪中立四種為近事學處然於一切離
遮罪中於近事律儀惟遮離飲酒頌曰

遮中惟離酒 為護餘律儀

論曰諸飲酒者心多縱逸不能守護諸餘律
儀故為護餘令離飲酒謂飲酒已於惡作說

別悔墮落衆餘他勝五部罪中不能防守或有是處由此普於諸學處海擾亂違越由此卅尊知飲諸酒是起一切性罪因故能損正念及正智故能引破戒破見愚故於一切種離遮罪中惟說此爲近事學處故離飲酒雖遮戒攝而於一切立學處中與離性罪相隨

而制別解脫律儀從何而得復從何而得餘二律儀頌曰

從一切二現

得欲界律儀

從根本恒時

得靜慮無漏

論曰欲界律儀謂別解脫此從一切根本業道及從前後近分而得從二得者謂從二類

即情非情性罪遮罪於情性罪謂殺等業遮
謂女人同室宿等非情性罪謂盜外財遮謂
掘地斷生草等從現得者謂從現世蘊處界
得非從去來由此律儀有情處轉去來非是
有情處故有情處者謂諸有情及諸有情所
依止處現蘊處界內者即外有情所依外者
名爲有情所止非過去故若得靜慮無漏律
儀應知但從根本業道以定中惟有根本業
道故非從前後近分而得以在定位惟有根
本在不确定位中無此律儀故從有情數所發
遮罪尚不得此二種律儀況從非情所發遮
罪從恒時者謂從過去現在未來蘊處界得

如與此戒爲俱有心由此不同應作四句有
蘊處界從彼惟得別解律儀非餘二等第一
句者謂從現世前後近分及諸遮罪第二句
者謂從去來根本業道第三句者謂從現世
根本業道第四句者謂從去來前後近分於
業道等處置業道等聲以業道等聲說彼依
處故若異此者則應但說防護未來律儀但
能防未來罪今不起故非防過現已滅已生
律儀於彼無防用故諸有獲得律儀不律儀
從一切有情支因皆等不非一切等其相云
何頌曰

律從諸有情

支因說不定

不律從一切

有情支非因

論曰律儀定由調善意樂普緣一切有情方
得非少分緣惡心隨故支因不定支謂業道
且於別解諸律儀中有從一切支謂苾芻戒
有從四支得謂餘律儀許因不同略有二種
一無貪等三種善根二下中上等起心別就
初因說一切律儀由一切因一心有故就後
因說一切律儀名由一因以下品等不俱起
故此中且就後三因說或有一類住律儀者
於一切有情得律儀非一切支非一切因謂
以下心或中或上受近事勤策戒或有一類
住律儀者於一切有情得律儀由一切支非

一切因謂以下心或中或上受苾芻戒或有
一類任律儀者於一切有情得律儀由一切
支及一切因謂以三心受近事勤策苾芻戒
或有一類任律儀者於一切有情得律儀由
一切因非一切支謂以三心受近事近任勤
策戒無有不徧於諸有情得律儀者已說因
故非於一分諸有情所誓受律儀惡心全息
今應思擇於佛乃至蟻子身上所得律儀爲
有別不若有別者趣不定故於諸有情所得
律儀應有增減若無別者何緣殺人犯他勝
罪殺非人者惟犯麀惡若殺傍生犯墮落罪
非有情境身差別故令所受戒亦有差別然

罰罪業有差別者應知但由別加行故殺人
加行與殺非人乃至殺蟻皆有差別由揔意
樂建立律儀謂普於有情無有差別起調善
意樂求得律儀非於一有情不捨惡意樂而
可求得別解律儀故得律儀無有差別以得
律儀者必不別觀補特伽羅支處時緣故謂
定不作如是別觀於某有情我離殺等於某
支戒我定能持於某方域我離殺等我惟於
彼一月等時除戰等緣能離殺等如是受者
不得律儀但得律儀相似妙行是故無有由
諸有情身差別故戒有差別又於自身不得
根本業道所攝別解律儀勿思法等由自殺

害成無間等所攝罪業得眷屬攝於理無遮
謂離最初衆餘罪等又此所受別解脫律儀
通於一切能不能境得非惟於能境得此律
儀要普於有情起無損惱意樂無別方可得
故若謂不然於睡悶等皆不可殺故應不得
律儀若謂彼覺得本心已還可殺者此亦應
然以非所能有可改易爲能境已還可殺故
有作是說若惟於能得此律儀應有增減以
所能境與非所能二類有情有轉易故此不
成難境轉易時無此律儀得捨因故謂所能
境及非所能後轉易爲不能能境無理令彼
捨得律儀惣於所能得律儀故若必欲令能

不能境有轉易故戒有捨得則成律儀增減
過者豈不有草本無而生有諸有情未入圓
寂由此應有捨得律儀亦不離前戒增減失
是故前說於理無過又於過去一一如來及
所化生入圓寂故後佛於彼不得律儀有後
律儀減於前失律儀非對一一有情各異相
續別發得故又前後佛戒支等故謂諸律儀
隨無貪等爲因差別生別類支一一類支各
一無表揔於一切有情處得如是無表旣無
細分不可分拮爲少爲多如何言有後減前
失又一切佛徧於有情具一切支律儀無表
以支數等無差別故無後佛戒減於前失又

佛功德皆平等者非約有漏不亦一面前後
位別亦有增減況望他身無增減失已說從
彼得諸律儀得不律儀定從一切有情業道
無少分境及不具支不律儀者此定無有由
一切因下品等心無俱起故若有一類由下
品心得_{不律儀}後於異時由上品心斷衆生
命彼但成就下不律儀亦成殺生上品表等
中品上品例此應知此中應思於屠羊等事
有惟受一得不律儀不應言亦有受一事得
若亦何故無從一切因得不律儀如得律儀
者雖於殺等差別表中先已受一後更別受
而不律儀非更新得謂先摠望一切有情起

無所遮損害意樂為活命故受不律儀彼於
今時復何所得故此無有從一切因然律儀
中有從近事受勤策戒勤策復受苾芻律儀
別別受時所受業道眷屬異故隨要期異得
先未得由此可得從一切因此中何名不律
儀者謂諸屠羊屠雞屠猪捕鳥捕魚獵獸劫
盜魁膾典獄縛龍煮狗及置罌等等言類
讒搆譏刺伺求人過喜說他非非法追求以
活命者及王典刑伐斷罪彈官等但恒有害
心名不律儀者由如是種類住不律儀故有
不律儀故行不律儀故巧作不律儀故數習
不律儀故名不律儀者言屠羊者謂為活命

要期盡壽恒欲殺羊餘隨所應當知亦尔諸
屠羊者惟於諸羊有損害心非於餘類寧於
一切得不律儀徧於有情界得諸律儀其理
可尔由普欲利樂勝阿世耶而受得故非屠
羊等不律儀人於已至親有損害意乃至為
救自身命緣亦不欲殺如何可說普於一切
得不律儀此亦可然不律儀者普於有情境
善意樂壞故雖無是處而假說言設諸有情
及父母等一切皆作羊像現前屠者徧緣皆
有害意謂彼久習不律儀心乃至已親亦無
所願為活命故設已至親現變為羊尚有害
意況命終後實受羊身於彼能無殺害意樂

不律儀者受惡戒時必起如斯凶勃意樂設
我母等身即是羊我亦當殺況餘生類由此
意樂得不律儀異此但應得處中罪由此唯
了親現非羊而亦有害心故徧得惡戒雖無
聖者當作羊身而同至親亦有害意經王於
此作是例言若觀未來羊等自體於現親等
得不律儀羊等未來有親等體既於彼體無
損害心應觀未來至親等體於現羊等不得
惡戒如是等例於理不齊無善意樂故有惡
意樂故謂彼正受不律儀時無正思惟調善
意樂我當不害一切有情有邪思惟凶勃意
樂我當普害一切有情事雖主羊而心寬徧

是故容有觀未來羊於現聖親亦發惡戒非
觀來世聖及至親於現羊身不發惡戒或無
勞諍理應同許且如有一受屠羊人雖一生
中不與不取於己妻妾住知足心癡不能言
無語四過而因羊壞善阿世耶具得七支不
律儀罪如是於親等雖無害心而善阿世耶
因羊壞故徧有情界得不律儀若先要期受
善學處後不全損善阿世耶由遇別緣惟受
殺者得處中罪非不律儀但得不律儀必應
全損善阿世耶故具得七支若有例言如受
善戒有支不具此亦應尔謂如有受近事近
住勤策律儀雖不具支而亦得彼缺支攝戒

受不律儀亦應如是此例非等律儀不律儀
用功不用功得有異故謂諸善戒要藉用功
善阿世耶方能受得以難得故理數必應非
受一時摠得一切若諸惡戒不藉用功惡阿
世耶便能受得非難得故理數必應隨受一
時摠得一切以於欲界不善力強惡阿世耶
任運而起造諸重惡不待用功善阿世耶易
毀壞故隨受一種便摠得餘善則不然故例
非等現見穢草不用功生要設劬勞嘉苗方
起又如受不律儀人作是要期我於盡壽
每晝或夜半月月等一度屠羊等亦得不律
儀由不律儀易受得故以於欲界不善力強

受不律儀亦應如是此例非等律儀不律儀
用功不用功得有異故謂諸善戒要藉用功
善阿世耶方能受得以難得故理數必應非
受一時摠得一切若諸惡戒不藉用功惡阿
世耶便能受得非難得故理數必應隨受一
時摠得一切以於欲界不善力強惡阿世耶
任運而起造諸重惡不待用功善阿世耶易
毀壞故隨受一種便摠得餘善則不然故例
非等現見穢草不用功生要設劬勞嘉苗方
起又如受不律儀人作是要期我於盡壽
每晝或夜半月月等一度屠羊等亦得不律
儀由不律儀易受得故以於欲界不善力強

雖不恒爲而得惡戒諸有欲受出家律儀若
作要期我於晝壽每晝或夜半月月等一度
離殺等不得善律儀由善律儀難受得故以
於欲界善法力劣若不恒持不得善戒此亦
應今爲例不齊已說從彼得不律儀得不律
儀及餘無表如何方便未說當說頌曰
諸得不律儀 由作及誓受 得所餘無表
由田受重行

論曰不律儀人摠有二種一者生在不律儀
家二生餘家後受此業諸有生在不律儀家
若初現行殺等加行是人由作得不律儀若
生餘家後方立誓謂我當作如是事業以求

財物養活自身初立誓時便發惡戒是人由
受得不律儀由三種因得餘無表餘無表者
謂非律儀非不律儀處中撰故由三因者一
者由田謂於如斯有德田所初旋園林等善
無表便生如說有依諸福業事二者由受謂
自要闕言我從今若不供養佛及僧衆不先
食等或作誓限於齊日月半月每年常施食
等由此有善無表續生三由重行謂起如是
慙重作意行善行惡謂溥淨信或猛利纏造
善惡時能發無表長時相續乃至信纏勢力
終盡如前已說

說一切有部顯宗論卷第二十一

壽

迄今乙上許刺擊上那達及衍尾上演音杜多上

及古捐緣音掘及其勿猪張如捕音魁膾占苦會及

冒隙下上子斜及讒構上助來及譏刺上居依

及賜函勃下其向及勸勞上音



